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一

與舒司冠　明湯顯祖

吾鄉在昔明德未之逦向闟歎明公晶晶雄雄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冝近老成人令湍朝闟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

戒壯在鬬而衰在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絶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鬬誠有之未足爲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

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眷礙如井汲且汲不復念瓶羸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鬧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宦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蓋不佞

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宜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鬬在不得得在不鬬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蓋朝家以鬬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鬬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唯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所近夫亦知好鬬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深於好鬬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

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謔言撫手一笑

與司吏部湯顯祖

僕宵貌綽約秉意疏質得幸門下最久徽榮至深去八月中秋奏下覆更與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獲夕以旁避客有所留言喜茲歲天下復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陳仕宦固爭濃淡之路矣置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易媟遠則難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謂遲迴厭怠之

者也鳳乘於風龍乘於雲仕宦乘於時聖賢亦若而人耳向長安而笑僕豈惡風雲之壯捷哉知門下有意留僕内徵也雖然僕有私願而特不願去南僕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垠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息分身絲忽懸慮縱以受事乏其温凊何得更忍濶離疏隔聞問乎南都去家水行風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違絶常百餘日子不知父母一也僕亡婦二年矣遺息阿邊八齡阿耆六周

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兩兒尚枕藉懷腕行則牽人衣帶引涼避風衣食加損視病汗下非僕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視兒二也僕縱北徙正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所僦門室兩進雜糴蔬糒買水上而食一馬二隷費已不下七萬錢人客過餉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歲時伏臘耳其餘經紀不能無求南郎多宫舍人從酒米家來三也僕素羸裁過時不得食卧輒病惙數日每自親擣藥常嘆曰神農於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

其藥徙北則朝請謝謁常盡辰午失食道地精藥多不至北取假頻數大吏所惡且曹事沓廹寧當舒枕卧邪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寒風清汚旣别飛蟲之屬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斷客爲趣耳吏於北者雖有盲風灰人之面糞人之齒猶將扶馬揚呼而造也乃至寒時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絶而進折風洞門噫嗚却立沉陰凌兢瘁灑中骨餐煤食炕爍經銷液又弱不受械行見通都道頭不清每爲眩頓春深溝發

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瘴首不避碩俊是生青蠅常白日萬口横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清麗娛人獨夜苦蚉音妨人眠卧至於垂玄幭燧青煙未嘗不沓然而去也土風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遠竒怪强有推持凡在通懐所宜竝了况夫邇中軸者不必盡人之才遊閑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於僕此直可爲知者道也夫銓人者上體其性下抇其情恐門下牽於眷故未果前諾故復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郎

依秣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徵酒課詩湍捧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語不云乎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澹淡歷落隱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

答王澹生　湯顯祖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爲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非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鶩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

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今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於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門下於弟則有所謂心與而目成者人誰無情而忍不報施乎客曰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

不足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風性然也又時知公子之意雅在氣節不在文章文章已矣而竊觀其時所號氣節諸君者弟亦未敢深附易不云乎定其交而後求平其心而後語安其身而後動不然莫益之或擊之矣迨其擊之也而悔其交容有及乎且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何也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也

執政尚將擇疎鄙有才之士而近之況如通家之子也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尚負意氣不肯自近其疎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益以遠矣然則肯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遠聞殆非疎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者引嫌畢者暱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門下幸及此時強起除一閒署郎得從容閒見言事執政有當驩然承

之誤則愁然而獻疑入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
執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
事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為此毀人以自爲名
莫愛已也若門下以戚里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
奪其名執政必以爲愛已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
惟門下可以就此正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
重重之而不親此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
或意他有所在先其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此如

學漢文者譏學宋文者皆未有以極其趣不足相短長也偶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於慭世故不惜亹亹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而目成庶有當於斯言也

答淩初成　湯顯祖

不佞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牵不得一意横絶流暢於文賦律吕之事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討操作層積有窺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

霤光得自轉折始知上自葛天下至前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轉聲而已葛天短而前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爲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曠聽伯琦四聲無入通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衰而未融乃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濃淡大合家門至於才情爛熳陸離歎時

道古可咲可悲定是名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吕王繩改竄云便呉歌不佞啞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𢶉曳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猶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答張夢澤　湯顯祖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瑺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弟十七八歲時

喜為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然亦時為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鄉舉後乃工韻語三變而力窮詩賦外無追琢功不足行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瑯琊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爾弟何人能為其真不真不足行二也又其贋者名位頗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闕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既名位沮落復往臨樊僻絕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邨翁

寒儒小墓銘時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因自頽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窈世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烱弘麗成一家言貧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迣迣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韻語自謂積精焦志行未可知韻語行無容兼取

不行則故命也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嗟夫夢澤僕非衰病尚思立言茲已矣微君知而好我誰令言之誰爲聽之極知知愛無能爲報喟然長歎而已

答李乃始湯顯祖

僕年未及致仕而世棄已久平生志意當遂湮滅無餘獨丈每見有暱僕之色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不無私念秋柏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餂之曰

此不死之餌也則必有捄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
清羸恐一旦爲秋柏之實不能不倚文爲異人也獨自
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
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爲文不
朽者過而異之文章不得秉朝家經制彛常之盛道旨
不爲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厝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
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人輒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
偶而爲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

無復能不朽者北來人才未有聽睹才識如文年纔不惑庶其圖之僕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德第稍有規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然令作者能如國初宋龍門極其時經制彛常之盛後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習而邑之道宏以遠誠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所聞者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李逢泰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二

答利西泰 明虞淳熙

不佞愳陳留人也越故有蠻夷之虞而不佞自陳留徙越稱中國之虞越人君子數爲不佞言利西泰先生非中國人然賢者也又精天文方技握算之術何公露少

參得其一二欲傳不佞會病結轖眩瞀不果學亦不果
來學時時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既而翁太守周野出畸
人十篇令序弁首懋非玄晏妄譏玄白負弩播粃聊爾
前引故當轉尤甌鷄障耳不佞生三歲許時便知有三
聖人之教聲和影隨至今坐冐足上不得下側聞先生
降神西域眇少釋迦將無類我魯人詆仲尼東家丘忽
於近耶及受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説又似未繙其書未
了其義者豈不聞佛書有云入無間地獄窮刼不出他

化自在天尊一晝夜爲人間一千六百歲乎推此而論定有遺矚夫不全窺其秘而輒施攻具舍衛之堅寧遽能破敢請徧閱今上所頒佛藏角其同異摘其瑕釁更出一書懸之國門俾左袒瞿曇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空箙斯非千古一快事哉見不出此僅出謏聞資彼匿笑一何爲計之疏也藉令孜孜汲汲日温時習無暇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録戒疏發隱及西域記神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探微稽實亦足開聾罪之端不

然者但曰我國向輕此人此人生處吾盡識之安知非別一西天別亦釋迦如此間三鄒二老良史所不辨者乎古今異時方域遼邈未可以一人之疑疑千人之信也原夫白馬東來香象西駕信使重譯往來不絕一夫可欺萬衆難惑堂堂中國賢聖總萃謂二千餘年之人盡為五印諸戒所愚有是事哉茲無論其人之輕重直議其書之是非象山陽明傳燈宗門列祖孔廟其書近理概可知矣且太祖文皇竝崇剎像名卿察相咸崎金

湯火書廬居談何容易幸毋以西人攻西人一遭敗蹶教門頗圯天主有靈寧忍授甲推轂於先生自隳聖城失定吉界耶不佞固知先生奉天主戒堅於金石斷無倍師渝盟之理第六經子史既足取徵彼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與先生合轍一寓目語便相襲詎知讀畸人十篇者掩卷而起曰了不異佛意乎遼豕野芹竊爲先生不取也嗟乎羣生蠕蠕果核之内不知有膚安知有殼況復膚殼外事存而不論是或一道惟先生擇焉倚

枕騰口深愧謙占穹量鴻包應弗標外

與焦弱侯李贄

人猶水也豪杰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杰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甚切於人若不可缺以一旦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求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長生於海

者不可以履于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寳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邉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

魚背恣意斫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若不大也予友有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

智者歟何也豪杰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不生豪杰古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杰而能爲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杰共爲賢聖而乃索豪杰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爲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決無有不識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爲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馮次牧書　陳繼儒

儒擲青衫以來每欲絶塵自上從方外異人先生浪遊名山神魚乘浪靈鰲戴岳安往而不得所之也老親在侍束脡羈㘽強爲門生受經博糈以供朝夕於是復買書糈不足取酒於是復賣文親没營葬偶得數弓地於余峰櫛沐風雨栽插松杉穿坎其側以附容棺之墟於是復入山結數椽茅屋歌斯哭斯園圃殆盡非有皇甫著述之癖又非有盧鴻乙草堂司空表聖之王官谷也

田牧往來浪相指目足下排盪先賢且欲引而置之千古奇人之上兹言大非所敢任獨所謂不任俠不標榜竊嘗歡之同志而鮮有應者夫有教無類非不擇其類蓋無類聚也危行言遜非危栽之危蓋臨深履薄之危也儒嘗閱徐孺子傳本豫章南昌人也徒步走江夏弔太尉黄瓊又走太原會葬郭林宗母僕僕千里意欲何爲當時標榜之風攪入士大夫膏肓骨髓中東京之禍那得不烈惟袁閎申屠蟠差覺清穩從此長養得管邉

東麗襄陽二老出來而二老又絕無毫髮語言文字逗漏人間使後世無聲可尋無楷可梯潛龍勿用吾師乎吾師乎食芹而甘願以分獻第足下代興文苑獨步江東麗典新聲繹絡奔會濯五湖之濤采奪萬象之寒芒大業方新修塗伊始俟他年揖讓夔龍退尋綺皓僕於此同炊黍未熟蒸梨正香不妨拭冷涕撥寒灰共話出世法於苕帚菴中也箋引記叙弟心口俱折所謂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卿懷中一瓣香遥向天益堂禮却其

亦收我於嬾榜末後否謝忱更具別楮

與孫立亭太宰書　袁宏道

職以譾劣謬辱老先生知遇天高地厚未足爲比古人云感恩易知己難竭其爝光以助日月之萬一職之至願而故例見格初非本心寸功莫効五内若割一則感時事之多虞一則歎知己之難逢回首國門唯有飛涕而已今正論雖伸陰機猶伏崇正之本在於擇人抑陰之道在於速斷然以職揆之事理今之急務在補大僚

而大僚未可必得莫若委曲補其小而易下者如光禄太僕之類萬一有變則其人近而其位次亦相宜猶不至中流乞壺也所謂變者一曰内二曰外在内非臣子之所忍言然不可一日不熟慮也在外則東北之敵是已爲今之計莫若起一二曉暢軍事曾經戰陣者分領逺毋以寸朽爲棄而又取監司五品以上才望出類者盡補京卿以實朝廷有闕則實補無闕則添註無補大僚之名而有人賢之實庶幾得旨猶易夫添註非舊制

也然不愈於國之空虛乎處今日之時正古人所謂權以濟事者似亦不當拘拘矣目今考選一事尤為吃緊詢之宜周而行之宜速其人當取其心地平而議論正者若但取赫赫之名而不論其心以才濟佞其奸乃毒是不可不亟辨也所謂擇人者此也今之議論紛紜以極除奸之道在辨其魁而斷之獨所言為國家者正也所言為家身者奸也論人有實迹不傷厚道者正也論人而牽枝帶蔓語幽隱而意傾險者奸也直言時事無

所依違者雖偏亦正也假借題目預爲迎合者雖正亦奸也所謂抑陰者此也又有一種奸邪本非族類自知彌天之罪不容于世則又強附正論揑造書札以恐嚇鄉曲其言似忠其計甚詭尤當急辨職言止此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與友人論時文 袁宏道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

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贋天地間真文澌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仲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

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於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偽爲吳興之筆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偽爲古鍾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贋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與吳敦之書 袁宏道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挂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真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

尚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静虚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李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禹就中唯周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王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濶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

愛客而橐無一錢其浪游之趣非筆所能描寫見帖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覔去發刋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兹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與友人論文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

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鼂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爲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

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葉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旗旌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

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維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群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

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上沈龍江 許獬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鋭意斯文以世教爲已責既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售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

天下之新命入贊大政爲天下宰其私喜自語賢者固
不負其位位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教即以文章風教
爲已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已責乎而釋
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汙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
急若大政一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
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汙者世多有
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
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

之末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如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曰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衰且弱不爭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閣位闕不倫者久矣果若此曷爲獨畀公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閒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謂上卿致政功立名成年七十餘老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

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茍又有曰然來而茍不如不來有謂令天下有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甘曩欲罷而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上久虛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既嘗欲罷之矣公爭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與不聽於公何所重輕獨所謂爭不爭與爭之力不力則天下之所爲覘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於是昔里革罟正也而斷魯公之罟者剸膳夫也而徹晉侯之膳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

梁王之車且劾治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已謝過而後得釋郅鄆門尉也死拒車駕毋得夜入所轄門至移從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卒光史籍令名無窮矧上此什伯者乎故職茍舉矣雖以䂞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爲道行職茍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也茍足以行其道雖以䂞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茍不足以行其道雖貴爲公相而人猶耻之而不爲若曰吾自

有潛移默奪之術無事乎悻悻決去就若小丈夫者之見則非庸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習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公審所處幸甚

答鹿門先生 黄汝亨

不肖時有師心之僻每怪世之經生家露才弔詭暗於文章宗匠之旨深悔曩者刻意之誤而務思折衷于道其合不合所不敢遽信而明公今且題之以太羮玄酒

黄鍾大吕有賢子婿之託而寵之登壇蓋不勝沾沾而亦不勝次且也已而三復所諭科場應試之文如走馬泝流令人應接不暇此屬决拾穿楊之策所以愛不肖而妨其過以爲賢子婿慮者甚至然不肖有心不敢匿其烱烱一念以誑大賢惟明公垂聽大都士之遇不遇有命而天之生才未嘗無用人第枉其才而用之用之雕鐫用之詭合其意氣揚詡差亦勝於聲伎狗馬紈袴之習總之皆天壤浮游之物昔人所謂異趨均亡羊者

殊可痛悼故竊謂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與先生之所以教門人當以醇靜心體爲第一義即次明白經術即次博秦漢間之粹而近道者與大蘇之流暢程朱之真實而就其才之所近以自求其至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故子弟門人有鄒魯之行而卒未嘗不收風雲之略其罪在有司而不在學士其志慮專一可以成議擬而行變化而其父兄先生第日論其文之是不是不復責其有司之遇不遇如其是也烏能遷心易

處以揣摩不可知之有司如其非是謂之詭遇而他日居官為理亦多有不可踪跡而與草木俱腐敗者其始不可不慎如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此詞人之雄作欺漫一世語而子雲之玄也亦子雲之所謂寂寂寞寞於世俗人者耳豈道家之所貴哉而柰何以之自好且以嘗試於名利之場者乎然欲醇靜心體令如水止鏡明非少離家條幽棲靜室則不可欲明白經書義博覽古人之文而證其旨非良友觀摩互生疑辨則不可決

不敢以不經之文不類之友爲俗師自誤而遺門牆之玷也乞明公以廣大心釆末議而必行之而他有才子弟潛心斯文者即貧士亦爲收之爲千里道逺之具不肖當慨然如命爲王守溪爲唐荆川爲顧中江皆吾家藥籠中物矣雖然藉以三子之文而出於諸生未遇者之手恐世亦未必有九方氏也仲尼不云乎狂者進取況既有來約爲計良逺明公勿以爲迂勿以爲不遜而熟計審處焉幸甚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三

與譚友夏書 明鍾惺

曹始能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𥡴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

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

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鍾惺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覆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非孩之先生不能爲此語非弟亦不能爲此語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

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絶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

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爲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痕者哉若夫靈而近於厚惟吾孩之及閩蔡敬夫而已此則風氣性靈所具非學之所至也何時得相聚一細

論之

寄祈年　袁中道

自到山中閲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一至於斯已傾囊市得一峰將於其下建菴而老焉誓畢此生苦心參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决不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支持門戸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閑人即汝至孝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友于至篤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成風之巧伯子

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語綠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暮春三月河渚暫歸紫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即入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人久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麋鹿而侶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隨染近繁華即易入繁華遹清淨即易歸清淨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緣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闡無生大法而為世緣

廹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此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嗜慾可望延年業縁在前未能盡却必居山中乃能掃除此其宜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蹶擾則入之不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者五也蓋我之往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羣麒麟不代凡駟伏櫪大丈夫既不能

爲名世碩人洗蕩乾坤即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略及之

答須日華　袁中道

不肖體中大已復原造物者賚以此生出戸看山閉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擬歲晏一覲清光而寒氛尚重初愈之軀未敢犯之閒況香亭已有次第兾以元夕前後來侍杖屨一笑爲樂有羊叔子自不

可無鄒潤甫輩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遺失不得已壽之於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詘於力一時未能卒業不肖謬謂本朝修詞歷下諸公力排後來凡近之習故於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廹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

邑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肖於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於詩之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驕兵等一

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與張紹和 方應祥

舟車草冡惠佳叙所以發明文章之變化如披雲霞光怪閃倏又如探淵海無所不有而恍惝不測吾兄自寫生平握筆之妙耳伯霖稍當一班弟何堪以其羊質㣲冒虎皮哉所發明文章變化之妙三復於斯躍然使人有望三神山而冀飛舉之心焉足下冶造之德不敢不

膺佩也弟當今拙士之首也嘔心斯藝以爲寧左一日之遇必不肯佚千古之事與負寸心之知方夫年未滿五十而蒲柳之質已凋伯霖從旁憐之遂以其甘易我之苦斯編所列悉伯霖槖籥而鼓舞之每篇之成浮白叫賞弟顧不能自信也徒叚寸心而遇仝於左足下又過而許之天下豈有欺人張紹和哉毋亦憐其居常之若故設此方便以抜濟之猶我佛之度難陀耳此意弟又心感之矣五十之年頭顱如此於古人失路之慨無

不歷於今人得意之境無一有以爲任吾頑梗而不受人制三寸不聿已爾即不爲子雲老不曉事寧甘學徐娘傅粉稱嬌矢將修吾初服以馮造物所寘耳足下肯又過而許之乎三年端居歃血讀禮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徵諸佳叙兄之轉解於此道可知矣春夏之間遂可以驚人語來湖山無恙足供砥切也我企不淺唯亟圖之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四

答夏彝仲論文書 明艾南英

别彝仲三年而會於婁江又相將入練水舟中快談上下數千年雖間有異同度其同者聖人復起不我易也度其異者彝仲將来終與我同目前所異自彝仲之過

不患爨仲不我從也使我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于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為三子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脉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為之則視古

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餖飣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凡以句字崇飾盡修辭之義則請爲凡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剗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爲非則又請與凡言古文之辨可乎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字爲體要

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黄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爲之辭如此則今古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凡且銖銖而法之乎即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惚恍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

爲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悃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於浮華者若兄之所爲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

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葢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凡之所示乃弟

之所以尊韓歐畀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凡以爲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凡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餖飣而出之則王李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即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以平淡爲非則凡悞矣夫平淡古質不爲煩華者古文之別稱也凡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

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宣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以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

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韓歐復生戛戛乎陳言之套耳凡以為時文乎古文乎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凡高視濶步柰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衢衕坦直為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為近日作時文詭僻者論耳非論

古人也然即就兄論究之則山之巉險壁立絙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爲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又況乎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盡乎元美晩而自傷其文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不以二兄爲知已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爲兄所愛兄且教之誨之裁之抑之使其氣靜而心細無徒如泛交者一呼百諾也舟次草草惟炤

亮不宣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晏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為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毁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為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嘗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嘗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

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諍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悄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腐歐曾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步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耳故張目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實持如是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辯然不

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宂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爲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鱗王元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眞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

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於山秦漢則蓬山絶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

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使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艪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艣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

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艣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

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甞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决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别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

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於六朝排對填事橐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繒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

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於修詞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証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爲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

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爲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悞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耶醉耶易雖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彖文辭皆文王周公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不難而次於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爲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爲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

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文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證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於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謂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録不復論其文邪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

不及書詩耶且孔子左丘明同爲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即易經上下繫辭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彖爻辭耶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揚雄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無怪足下之貿貿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空同鳳洲乃

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顧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灔澦最難勢最奇至於海則平易坦

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耶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耶易耶與水爭

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

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至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耶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遵岩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

毋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岩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追歎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耶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

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於晏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穉豢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倫贄往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佞論文未爲晚也舟行匆遽草草奉復惟原炤不一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扎乃知弟三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爲人浮沉元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鋪廊舍親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仲書旬日之中兩捧瑶函喜極而舞嗟乎海内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談猶敢含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内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其源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摭拾其一二

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譚相與雕琢模糊甚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爲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爲郭註稍進者亦僅留心句字使其詭俊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寛大士大力爲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蓍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以爲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

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譎之譚此語非特謗吾輩者不知即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諭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爲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爲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曰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選

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即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覩制藝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爲我覔得沈飛仲此書弟久爲人所誤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於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爲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爲

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妬我半爲所壞今將復埋舟中所失恨匆匆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爲時集所眯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柰其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之所在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況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於歷代詩文及皇

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宂文戲五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勦者弟嘗笑爲左國史漢爲人生呑活剝固其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同鳳洲爲人作誌銘輒曰蓋閒嘉靖年間有某

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耶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為之於大輿究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勦也而太倉歴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啓七發之類而今時尤衆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為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作我

姓艾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揚子太玄爲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毁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宂則諸家墓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爲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爲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爲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後場選頋兄止之我明之傳傳在前場耳論敷衍排比惟恐不多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表濃麗而絶無跡淡流水之致策取分

柱立比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至於人文聚二選則顧兄以割愛爲主割愛之意與經翼相輔而行不然猶恐以吾輩爲口實也隹選領訖獨兄所評拙稿弟並無一冊今又簡來書不見有便再寄一帙胸中如積不覺娓娓想兄讀之當我兩人一夕隹話也

上提學陳公祖書　艾南英

月日某謹頓首獻書於學憲怡雲陳老公祖執事春間仰承執事明問以方今天下安攘大計及敝鄉桑土綢

繆之策下詢愚生即欲削牘上呈而計是時執事已行部虔吉此後遺才大收考事戒嚴執事方却謝書牘故不敢以郵筒附條陳今場事已畢執政方釋較閲之勞而留心天下大政敢不自獻其愚竊謂桑土綢繆爲敝鄉計者小且上有兩臺有司府察吏安民不遺餘力愚生無容置喙獨安攘大計則以愚計之不必言其可爲也但當言其不可爲者而已矣言其不可爲者然後所以爲之之具可得而知也日讀邸報言兵言餉言練習

言修築一切屯種賞罰招撫流移講習車器火藥如庸師之詁經牽談舊話充耳盈案此何足以當執事明問哉且夫事變之乘何常之有我有足恃者然後可以有所爲我無足恃者則雖據勝局得天時饒地利不能成尺寸功即以今日論之自有外患以來無不言恢邉擣穴而主客勞逸之勢既已懸隔入深援絶餉艱馬疲情形莫測噤而不敢任者數年於兹矣今幸其大舉深入犯兵之忌㸃踞遵永使京軍及諸道援卒廹之於内闗

門之兵困守於外敵入我網羅去將安之此李牧之所
以創匈奴也僞爲形勢與之持久别遣智勇能將勁兵
數萬從間道出遼瀋彼空國而來勢必返顧而我以鋭
兵尾其後巢可搗敵可殲此任城之所以策平壤也夫
此二者萬世之一時而我不能爲者以我無可恃之具
也故爲今之計者言我之無可恃者而已愚生竊謂今
天下可恃者有三不可恃而終不可變革者有四何謂
可恃敵志剽擄兇殘耳非有阿庫達特穆津之勁畧其

臣亦非烏珠薩里罕之儔亞其兵力非果異於中國也可恃者一向者邊郡之民志在逃死不戰而奔降恐後今皆死於降非死於鬬也人自為守家自為戰士紳之倫必不復為崔白闕永遵蔚之民大半習敵無他伎倆各有固志可恃者二敵雖非大創而去度一隅之地物力無幾所掠子女所收奸細必減其士馬芻粮之半聲伎晏安漸習柔脆非休息數年不能大舉可恃者三然則所謂可恃者度亦終不足恃也然而較論遠近粗安物

情以爲可恃而已若夫必不可恃而不可變革者請與
執事昌言而無忌可乎夫天下所首重者相祖宗朝雜
收材望非盡出於詞舘也今三歲而取三人未知殿試
之殿最果與相業相爲優劣乎又擇二三十人以爲庶
常課之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二三十人者又私收幕
客作爲舘試承習之文果與相業相上下乎由此低聲
緩步優游便安不數年而入綸扉身不習州縣之勞足
不履邊障亭堡山川險易之勢士馬芻糧錢穀出入之

數尚未盡諳祖宗朝大典大制因革沿創未盡習也若盡取其人試之於執事大都如歲科兩考三等生員耳如是而欲國富兵強可乎愚觀先朝故老如楊文貞于忠肅皆於秀才儒士時留心天下之故從古至今未有處不負人望而出能任天下事者然必盡變館閣之制又盡變天下之學術而後可以有爲於天下執事以爲能行乎不能行乎其次則請言天下之將夫古今名將多矣然未有不出於行伍不出於世將不出於土酋民

豪者其人皆身歴戰陣體有刀痕積累智勇自取閫鉞又或家世將種私養死士器械工利法有師承未聞以罷落童儒失職書生稍習弓馬畧通論策遂入武科者又或事例援納賄請部院大約用二萬金馴至參遊總兵雖使韓信白起生今之世必將飢寒流落老死草澤勢不能徒手而致閫帥即令其便躬曲體巧剝軍需屈事貴人亦失其所以為韓白矣然則使天下材武力戰草野無文之人不費半錢積累功勞自致大將軍則必

先約束司馬門使不如市而如水又將使兵垣之彈事
經撫之薦錄盡出於至公至廉又將盡取罷落儒童失
職書生廢武科而黜其人執事以爲可行乎不可行乎
其次則請言天下之兵夫今日之兵即國初口首椄集
及征行之裔也愚生曩嘗爲文以贈衛帥其畧曰士之
子未必能爲士工之子未必能爲工商之子未必能爲
商兵者取必於拳勇股肱射御擊刺而欲令其祖父孫
仍世世如國初從軍時而曰兵之子必能爲兵如今日

之衛所者此事理之大不倫者也衛所單弱則勢不得不編增徭賦以役土兵機快民壯又為虛文則解餉以充兵而總由於衛所之單弱為今之計當令天下之兵盡出於州縣以兵之強弱為州縣之殿最取機快民壯之糈以食之畧倣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使之三年隨計吏更番入衛更番出戍二十而賦六十而歸農其戍更而有功者使天下之武職自把總以至總兵皆出是塗使武職之由民兵如科貢之必由於州縣之學籍又

如吏胥承舍人人得要一命之榮以州縣之長令擇州縣之壯勇可以收游食可以役盜賊以州縣之糈供州縣之兵可以減軍餉三年隨計吏而番休可以無虛伍冒餉占役之弊府州縣之賢否黜陟以兵之強弱爲程則必無老弱不堪之虞使武職皆出於民兵則良家材武不事科舉之人皆可以致功名而盡汰天下之衛所取屯田子粒不以養無用衛所之軍而盡以養州縣之兵或併存之則改官運併漕船使衛所不半耗於運軍

而斅其壯勇以爲兵民之輔行之久久斟酌損益非十年不能定救時之計執事以爲可需待乎今歲之敗議者歸咎於汰兵勾引則盡汰衛所執事能任之乎改衛所之軍變天下爲漢南北軍唐府兵其中因革損益宜時宜地執事能保行之者之盡善乎然欲强天下之兵斷斷必由此而後可其次則請言邉臣之事昔者趙代燕秦偏處一國非有吳楚江南之餉調遣主兵客兵如今日之糾合三方以奉闕門也然而古爲之常有餘今

爲之若不足何也事權不一筭計不精責效太速稽防太嚴智勇俱困而無所施也執事以爲今日邊臣能如陳平以黃金四萬斤間范增縱其出入而陳平無後患乎能如宋太祖之於郭進關市之租盡以予軍中如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貫盡以給與又令其私販榷場規免商税乎不如此而欲養士以得死力用間以得敵情未之有也爲今之計畫數千里之地付智勇大臣使其生殺專置州縣長令令其自署自辟一切糸遊總兵聽

其自擇材武智畧之人不必增兵不必轉餉以閫門内外數千里之地食數千里之人守數千里之邊臺諫不得議其短長本兵戸部不得問其措置出入久任而責成之大可以滅敵小可以恢遼然執事保能得其人而任之乎任之其人能自始自終乎即如近者撝上之帥無補於牽制舉朝知之天下皆知之雖其任事之人喪師辱國自取殭事罪不勝誅而議者又兼以是爲罪案以斯知天下事未易任也夫四不足恃者既爲執事言

之則其可恃者在吾能變革與不能變革而已知其不可恃而不能革此今日之大憂也誠使將相得人兵制盡善邊臣自行其志則一切言兵言餉操練脩築屯種招撫車器火器紛紛之說振領而裘挈綱舉而目張果不足以仰辱明問矣知其不可變而因循成法尺寸而守之奉職無過不能大勝亦不大敗此數歲之計也更張制度使國必富兵必強此數百世之利也執事宜何擇焉舍此不圖而今日增兵明日議餉增一兵餉如增

一癰毒以潰其身而已矣惟執事者詳之

答袁述之書 譚元春

弟今春徂夏讀書江夏西菴暗栢踈林想見李北海捨宅爲寺之意萬情不興惟文章一道則不敢不以爲可傳修靜寺頽然瓦礫耳我家北海宅作寺江漢濵非文章傳之哉弟輩雖張口肆力空取標持而已君家先生所處之地所謂天下莫不與也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嘗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傳世者之精神其

佳妙者原不能定爲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而若其所不足人當指爲疵累者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即在此而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不明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而因以傳其佳妙耶無論古人之深遠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必有出於此者即濟南諸公自有所以開人之議與以議而留天下後世之名夫豈苟也乎哉此不實致力於文事不回旋於今古之變決不知有謏人人益卑謗佛佛益尊之權理也如弟與君家先生

恨未嘗納交然得與吾兄為知已則亦有通家之道所以不掩其疵纍益成其靈竒者若或交之也耳夫推尊人以成已之高有之矣詆訶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雖愚者知其不可述之竒士弟輩肝膈行邇不可謂知之淺矣而嘵嘵致辨者凡以為文章之道疑義當析既於此深入豈肯浮愛其親且君家先生神靈烱烱决與弟輩相闗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而不信弟輩為真愛者哉每對人及書札中即稱中郎有

子竒絶每向人誦爲人子豈便爲人奴語無不稱快今書中又有不欲效顰先世反辱前休及上頼繩削以佐袁氏威儀等語決知吾述之爲尊先生所瞑目矣今人所云云是以庸人待尊先生也尊先生決恨之無疑也聰明才人同是天地所私豈肯復作異同與造化相反哉亦惟省之念之而已

答鍾伯敬書 譚元春

曾見兄於骨肉之變不哭而神傷不傷而神寒今最後

又遭此一慘私用爲憂七月二十九日往迎叔靜之柩得兄書始知近日看内典誦佛號一月之中齋食十五日即吳姬亦已長齋不食鹽酪率其家人寫經誦經不以死者爲可傷以生者爲當悟此實福實慧也但往往見文人談禪皆是前生帶來種子一生汨没聰明中不得出後來欲以生死大事性命妙理了其聰明之衆供其聰明之用悟雖若近於祖師修或不及乎凡夫凡夫者其聰明常不足一日一事之用胸中無一物先爲之

地止知有誦經寫經誦之旣專寫之旣若爲佛子所閥爲福慧所依閒一往來根據於身心之中雖不成佛亦自得力每於死時見小效驗無爽者若文人熏修非不篤實專一以成佛為期而不知我之篤實專一必欲以成佛爲期者是其聰明之所爲也真聰明之所爲能使已不用聰明而但恐聰明與福慧雜居不用聰明之意又與聰明雜居有時福慧來而未免有一習見習聞之物亦如琉璃光與之相參相映相爲無窮則其寫經也

最便於文人之手其誦之也便於文人之口而其薰修若行身土相參也便於文人之志氣才力聰明之用日新而不已聰明之局欲結而未能而生於聰明而死於聰明而已矣至於死而從前以成佛爲期之願有所不暇遂其傷生惜死之態反不及凡夫之從容者豈不篤實專一期於成佛者哉而死多如此何能無愧弟自西湖歸已斷殺終日侍老母病此心澹然居簡行簡又見郝靜容死徐九郎一日暴卒因思世界之治不治文章

之法不法游止之快不快竹木之秀不秀鬼神之靈不靈日月星辰之變不變總無一關切而猶有敬身醒眼閒步朗懐不敢自蹈於非禮之動自蹈於有戾之物者以爲不如是無以畢我二三十年一二十年中有生之趣味耳其實來生因緣超度人天似當不出乎此不宜僕僕合掌跏趺枯槁使我不可思之寂樂反驅使於不能已之聰明是則區區弟所以爲吾子助也至於姬妾長齋禮佛誦經亦是添顔着色取憐生愛之第一事也

遂欲以朝雲之書經爲麗家之法侶何其拘哉與兄常別惟今年無日不相憶如知山之人門前有佳山反忘之常勸其清晨開牕時即須精神警動作此山不易得想便日日門前受用此山且不枉知山人生在山前矣記去年湖上聞子將問及伯敬予答之曰伯敬者不是朋友直是終日拿來受用者耳嗚呼遍天下皆朋友也誰知受用哉

答劉同人書諱元春

同人足下得見書所以教我者甚至欲我上尋性命不易之理次究著述千秋之業徵彰妙詣盡此二語僕直奉而行之耳有何說哉但性命之理癡黠不能盡人偶有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夫昔人所謂亹亹之處皆龍肉也即子瞻所謂豬肉亦龍肉也自以為啖而不知其已墮於談古今相欺以至於盡可不大哀耶惟生來有志於述作不敢不盡心初年求之於神骨逾數年乃求之於氣格又數年乃求之於詞章前後緩急難

易加減之候惟已得用之故常以此爲快如有一醫者自以爲起病而參朮二陳粱肉之序絶與人用之不同想其用淺也反如衆人之用深其置輕也反如衆人之置重亦必有所見焉至於進取一塗本其所熱而性不耐煩輕就易去又所見人世君子皆以勞役博科名以耻辱博三公以負心之事博義稱以人之死博安常抑其心之所熱以就冰雪曰何必富貴乎而天分不高屢抑屢起始知僞隱者之亦難眞不仕者之果爲奇士也

念自有所動此豈待人勸哉但高興爲之不妨高興止之亦可唐人所謂行藏繇與不繇身僕今者蓋用之矣同人足下僕素心儀以爲才大而品堅昨舍弟相依之久益信斯語之不妄文正文成之間幸惟努力道子學盡惠之學塈各勿失時而已戊午之疏邀惠朝賢得使蒹葭倚玉直一笑置之耳偶遇此焚琴煑鶴之事當如不見不聞苟真有破胎殺卵之心任彼自作自受兄以爲何如我與絅卿同人氣類相合豈因同舟遇風方思

親信況所謂同舟者不過小兒輩剪一葉爲戲作艓子覆之溷渠間耳有何遇風哉今年一步未出門明年相思便當圖晤也

答韓求仲書　譚元春

西泠橋上之遊汎志和宅畔之眠餐忽忽且十年矣其間桑溪蘆岸磬烟漁火每一年率三四夢至其地況於大君子傾筐之愛着屐之歡手板看山兩槳打水其爲思憶自成顛倒尊札飛來笑與忭會忘其身之伏草土

也賀則及之翻用爲賻元春拜馬書云傖夫吐舌如箕歷年奎光偏破雲霧而出自是知己快論然豈知婺星匿彩而翼軫之間仍如潑墨此亦章惇所爲耶我輩從此悟去亦可以放懷寥廓之外矣去秋臨塲見家僮買芒屩回不覺自哂適夏長卿兄到門首訊動止送之以詩云爾舅家弁山十年無一字草鞋見試官不可謂憔悴然而此中憔悴極矣生平知音如敬夫伯敬俱先淪泉壤身亦顛毛蕩然左車牙豁去改頭換面猶不離臭

郛終年如野馬奔塵渴勞疲勞不能一再過吳興虎林尋舊遊於空寞瀋治之鄉雖然當以勇行之明年辦青鞵布襪遍遊吳越擊空明而叩寂寞決當從茗上始矣甲子晤彥直於燕惟長蘅子將印持孟陽令則君常輩作十年別如何可言明公晤諸君皆以遊期告之談梅口酸能無津津鄭瀋石不久當通書爲言令則且告以尊指緇衣當篤非惟杵臼情深也前見文閒增補最妙所益拙作二篇評語過飾足知故人念我也舍弟惟元

方一人以甲子儁而元聲字遠韻元體字服膺才格尤嶽嶽家有殊色不致玉帛而老女懶婦媒妁屬于道亦事之可笑者不可不令明公知也兩小阮并賢公子近如何公子齠年訪我於舟只如昨日耳

家書　魏學洢

前日王寧瑕歸聲息甚急聞有意陶汰京營爾時強敵在門人心易亂故前次家報請此事且緩今聞賊勢稍殺及是時明其政刑百務當從此舉矣請妄言整理京

營之事昔周世宗自高平之戰知禁旅不可用命簡諸軍精鋭者升爲上軍老羸者斥之又召募天下壯士擇其尤者爲殿前諸班繇是所向克捷宋藝祖踵其制又選壯士爲兵様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又立更戍法使禁旅往來邊城以習勤苦士卒不至驕惰當今京營統御之法不審若何據愚遙揣當擇數十將擧見在京營兵使分練之分爲四等或奇勇或善射拔爲上等額外重賞次次賞又次留用又次斥如此

則強弱分而軍心勸矣甲乙支吾不必一旦操切漸閱
則漸露漸露則漸删如此則法不驟而變自弭矣數閱
之後併上等者爲一軍隷大將麾下優其食以風示諸
軍因擇其技精者分撥諸軍各以其技教之苟其教導
有方團練有紀此即將材也如此則得兵即得將矣又
詔河北郡縣召募壯士補入京營不必千百成羣每府
選二三十人每季進送盖募地近則無道理盤費之煩
募數少則無冗弱諠譁之患到京試驗上等者照例隷

大將麾下次者亦照例分撥諸營聽練如此則材武之士大半實輦轂矣諸將侵削多者行軍法士卒狠傲者行軍法如此則貪將有誅驕兵有誅綱紀自此立矣然後更番出戍期而往期而還調遣無常地要在緜近漸遠如此則禁旅皆鬬士矣此整理京營之大畧也請再言郡國之兵昔太祖自京師達於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按圖而索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今大抵亡慮皆空籍矣最可慮者自撫臺以至哨長無處不有常例錢

上之所費甚煩下之所得甚苦是以從來兵變無不以刻減軍糧爲端今日急須選廉能之吏爲廵撫爲兵備各設無礙錢糧收召壯士充補行伍又於其中選擇教師分門演習撫道旬日躬閱又取無礙錢糧格外奬勵有罪者行軍法如此則民間獷悍之士盡爲國用可以陰消盜賊之黨而一朝虎符四出不至倉皇召募此今日第一策也大抵兵所從出止調兵募兵兩途而各有利害懸金購士市井無賴者欣然輕去其鄉此募兵之

利也而不嫺教訓其爲害最大雖不嫺教訓而比諸市井稍爲服習此調兵之利也而各有恒業聞調則沸前日嘉興郡城幾致兵變此其害又最大惟郡國先時募兵而邉塞臨時調兵庶幾得之無奈外臣虚文敷衍漠不經心此不可不嚴行黜陟以勸懲文臣者也且無論營兵即如每縣有守城民壯約三百名使此三百人者果皆驍勇之士則一城之内儘自不孤無奈負販之徒虚名應役而吏胥勒取工食彼實不足以糊一家之口

故坐置無用耳誠得精選驍勇擇師訓射每月輪差巡鹽捕盜有材立功者歲薦一二人軍門標下聽用如此則一縣三百十縣三千官府得人萑澤失黨豈非有備無患之道乎要之一切要務須從畿輔近地始自楊守謙死頗沮忠良之氣今日不可不精選守臣嚴行訓練秋防孔棘正當日惜分陰謹述所明以備裁擇

訴父冤書　魏學洢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賍所者矣有死獄

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
列跪姦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棝弛鐐則
受夾弛棝與夾則仍載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
黑丁漸漸陷爲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傅焉不再宿復加
搒掠藥裹爲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
肉墮堦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葢亦無力
覔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殷雷旨故遲不
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

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泖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懽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卒視我如疫鬼門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

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閽人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夜匍匐惴惴恐死邏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誡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黄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

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為而不可為不更寃哉已矣追比方始洢將就淅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於獄門老母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顧昔不能活文今以自活洢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於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

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洢若此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陿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實客傔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嘅然歎足下真英傑也抆血而告之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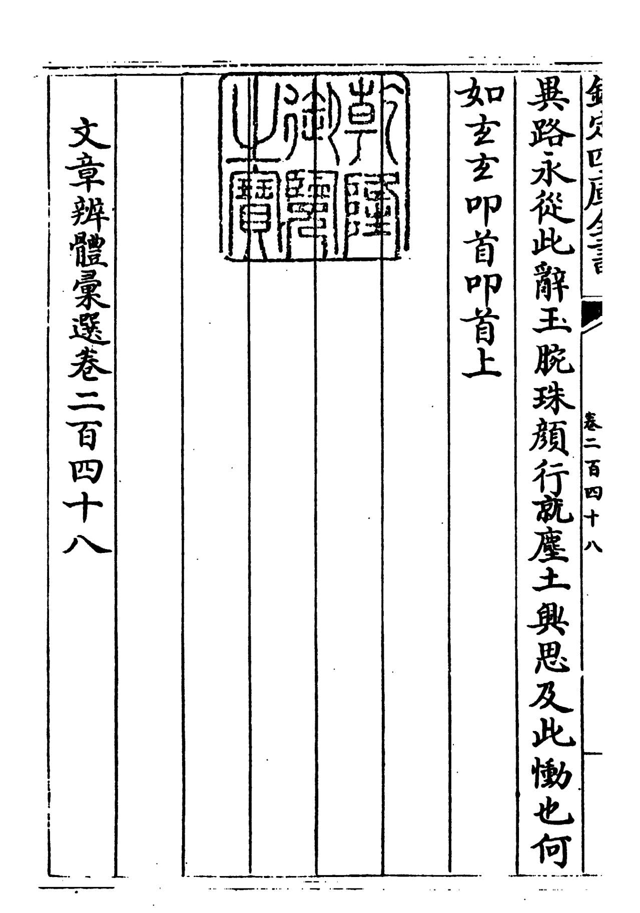
與某夫人書 小青

玄玄叩頭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迥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

依膝下麋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
元夜看燈諳謔姨指畫屏中一馮閑女曰是妖嬈兒倚
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
狡鬟偷近郎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
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
狺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
揆彼東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
馬不即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留則幽蘭霜裏蘭因

絜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妝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慽促懽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頡機警靈速豈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

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刼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絶亦是鳥死哀鳴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覔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颸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



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顔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八